

我城一少年

西蒙諾夫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城——少年

西蒙諾夫著
楚大江 胡偉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書號 454 戲劇電影 8

我城一少年

著者 [蘇聯] 西 蒙 諾 夫
譯者 楚 大 江 · 胡 偉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號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中 華 印 書 局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1/4 字數 79,000
定價 (6) 0.88 元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印數 15,001—18,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內 容 提 要

這個劇本曾獲一九四一年斯大林文藝獎金一等獎。劇本生動地表現了一個蘇聯少年的成長過程。

主人翁謝爾蓋在學校讀書時，就憧憬着戰士的生活，希望作個坦克兵，去捍衛祖國的邊疆。他的理想實現了。他在坦克學校受了嚴格的教育，成爲一個光榮的軍人。他自願參加西班牙內戰，支援西班牙人民的解放鬥爭。日寇侵犯蘇聯時，他又出現在東方前綫。戰火把這個少年鍛鍊成爲勇敢果決的英雄。當他聽到法西斯德國進軍波蘭的時候，就立下宏願：要解放世界上被法西斯佔領的最後一座城市。

КОНСТ. СИМОНОВ
ПЬЕСЫ
(ПАРЕНЬ ИЗ НАШЕГО ГОРОДА)
ИЗД. "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0

人物：

謝爾蓋·伊里奇·盧闊寧（簡稱謝爾蓋）

阿爾卡吉·安德烈也維奇·布爾明（簡稱阿爾卡吉）

瓦麗雅·安德烈也夫娜——布爾明的妹妹（簡稱瓦麗雅）

彼得——他們的表弟

安娜·伊萬諾夫娜——布爾明的姨母（簡稱安娜）

任妮雅——布爾明所在那個醫院的實習生

沃洛加·古里亞葉夫（簡稱沃洛加）

阿烈克賽·彼得羅維奇·華斯聶佐夫（簡稱華斯聶佐夫）

古里阿士維里

塞瓦斯基亞諾夫

薩弗諾夫——出租汽車的司機

波林娜·法蘭采夫娜·秀麗——部隊裏的外國語教師（簡稱波林娜）

醫師

副導演

連長

電話員

通訊員

軍官

翻譯

指揮員數人，坦克兵數人，紅軍戰士數人，護士數人。

時間：事情發生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九年。

第一幕

第一場

一九三二年的夏末。伏爾加河畔的一個城市。這是一所舊式的醫生住宅。飯廳。有通往內室的門和一扇大窗，窗外有棵樹，由這棵樹就可以看出這裏是二層樓。安娜坐在圓桌的一端擺弄着紙牌算卦。

安娜 還是湊不上，倒是怎麼回事呢？（沉思）

窗外探出彼得的頭

彼得 （往下看，低聲說。）她不在。只有阿姨一個人。

安娜剛轉過身去，彼得的頭影就消逝了，馬上露出了謝爾蓋的頭。

謝爾蓋 安娜·伊萬諾夫娜！

安娜 （哆嗦了一下）啊！您怎麼啦？瘋了嗎？當心摔下去！

謝爾蓋 沒關係，我在消防梯上站着呢！安娜·伊萬諾夫娜，瓦麗雅不在家嗎？

安娜 不在，還沒回來。我的天啊，趕快下去吧！

謝爾蓋 那麼，我待一會兒再來。

安娜 不過您可千萬要從正門進來。

謝爾蓋 好吧。（隱下去）

安娜 （沉思地）一霎眼他就會把瓦麗雅拐走的。（看紙牌）啊，就是因為這樣，才湊不上

啊！

阿爾卡吉和任妮雅上

阿爾卡吉 您好啊，阿姨！

任妮雅 安娜·伊萬諾夫娜！您好！

阿爾卡吉 妹妹呢？

安娜 還沒回來。

阿爾卡吉 我們敬愛的表弟呢？

安娜 彼得從一早起又沒影了。他學你的樣，真叫我討厭透啦。我已經給你熱了三回午飯

啦。

阿爾卡吉 午飯？我馬上就吃。不，等一下，我好像已經吃過了！

安娜 在哪兒吃的？

阿爾卡吉 任妮赤卡，您不記得我在哪兒吃的嗎？

任妮雅 阿爾卡吉·安德烈也維奇，您是在醫院裏吃的。我和您一塊兒吃的呢。

阿爾卡吉 對。我還把啤酒給弄洒了呢。（向安娜）原來我是在醫院裏吃的飯。咱們就喝茶罷。

任妮赤卡，您瞧，我帶您到這兒來，可不光是爲了配儀器，還要請您喝茶呢。還帶

果子醬。您愛吃果子醬嗎？

任妮雅 愛吃。這話你已經問過我四十遍啦。

阿爾卡吉 四十遍？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我對您是多麼關心。阿姨，多給她放點兒果子

醬。誰小的時候都愛吃果子醬。

安娜 可是咱們今天吃的是餃子啊！

阿爾卡吉 餃子？那真可惜！我今天太忙。

安娜 你忙不忙關我什麼事。

阿爾卡吉 任妮赤卡，您瞧見了沒有？在這個家裏，不管是阿姨也好，妹妹也好，或是別人

也好，沒一個人把我當回事。我啊，我是一個講師。任妮赤卡，您說不是嗎？

任妮雅 安娜·伊萬諾夫娜，阿爾卡吉·安德烈也維奇的確是有事，他今天作了一個很複雜的手術。

安娜 (意味深長地) 劉芭夫·謝爾蓋夫娜今天可到我這兒來過。

阿爾卡吉 阿姨，不管怎麼着，我是決不會娶您那劉芭夫·謝爾蓋夫娜的。

安娜 那你就是一個十足的大傻瓜！

阿爾卡吉 也許是吧。可是結婚……任妮亦卡，我要是討劉芭夫·謝爾蓋夫娜當老婆，您以為怎麼樣呢？

任妮雅 不知道。

阿爾卡吉 作為我的實習生和朋友，您應該在我這一生中，最困難的關頭，給我出個主意。

任妮雅 不知道。阿爾卡吉·安德烈也維奇，您自己瞧着辦吧。

阿爾卡吉 不，我不和她結婚。她長得太漂亮了，可是我呢，你瞧瞧我這副長像？鼻子啦

……而且一般說來都成問題……結婚以後她一定會這樣說：「你得感謝我。」我可不願意把她當成恩人。就是不和她結婚。任妮亦卡，你說對不對？

任妮雅 對。您那鼻子有些問題。

阿爾卡吉 鼻子，怎麼啦？

任妮雅 您的鼻子不怎麼好。太長啦。

阿爾卡吉 阿姨，您看見了沒有，所有的人全都反對我結婚。甚至連任妮赤卡也反對。

安娜 哼，當然啦，隨便哪個人的建議對於你都是好的，就是我的意見不好。我看你還是去問問謝爾蓋。伊里奇有什麼意見吧。

阿爾卡吉 您幹嗎生這麼大的氣呀？是不是謝廖沙又惹出什麼亂子來了？

安娜 惹亂子？那倒還沒有，只不過昨天他坐在劉芭夫·謝爾蓋夫娜對面，問她為什麼常到這兒來，還說，反正他不會讓你和她結婚。

阿爾卡吉 他是這麼說的？

安娜 就是這麼說的。

阿爾卡吉 好小伙子！這才真夠朋友吶！

安娜 我真害怕，你的這個朋友，不久就會把你妹妹從這所房子裏給拐走啦。

阿爾卡吉 怎麼着？難道有什麼令人不安的象徵嗎？

安娜 我不大了解，對你們說起來，這也許是家常便飯。今天，只是爲了問問她在不在家，就上房爬窗戶。要是爲了求婚，他就要從煙筒裏鑽進來；等到要結婚的時候，

恐怕他就會乾脆拆了牆把瓦爾瓦拉拐走。誰知道會搞成什麼樣子！

阿爾卡吉 您別裝模作樣，好像真生氣似的。其實您心坎裏，恐怕還真喜歡這種作風呢！
安娜 我？

阿爾卡吉 就是您。您在一八九八年當演員的時候，還不是讓一個騎兵把您從窗口拐跑的。別解釋啦，這是您自己講的。您瞧，連年頭我還給您記着哪。您也喜歡謝爾蓋。他教您想起了那個騎兵。嘿，瞧您的臉都紅嘍！

安娜 光爲了問問在不在家就爬窗戶，可不得了，我簡直替瓦麗雅擔心呢。

瓦麗雅跑上

瓦麗雅 你們在這兒說瓦麗雅什麼呀？大概又是說她是個多麼可愛的姑娘吧，是嗎？

阿爾卡吉 不是。

瓦麗雅 那麼關於瓦麗雅還有什麼可談的呢？

阿爾卡吉 可多極了。首先，她就是個懶丫頭，今天又睡過時候啦，八成兒去戲劇學校又遲到了罷。

瓦麗雅 不錯，可是她是跑着去的呀！

安娜 再就是她今天又沒有向她阿姨問好。

瓦麗雅 我早上向您問過好了。

安 娜 我可沒注意到。

瓦麗雅 您還在睡覺的時候。

安 娜 在我睡覺的時候？

瓦麗雅 不，是在我睡覺的時候……也就是說……唉，總而言之，我也弄糊塗了。（行風膝處）

您好，阿姨！我還有什麼錯處嗎？

任妮雅 今天我又在街上看見你一下子帶着四個年輕小伙子。一個給你提着書包，另一個拿

着頭巾，第三個舉着你那平頂帽子，末一個提着小手包。

安 娜 一下子就有四個人，可不怎麼好！

瓦麗雅 那不怪我，是他們自己要跟着呀，我倒寧願和一個人走呢。

阿爾卡吉 請問，你願意和誰呢？

瓦麗雅 和王子呀！像所有那些好姑娘們一樣，我給自己挑一個王子，並且還很愛他。

阿爾卡吉 噢，我順便告訴你，你的這位王子呀，今天還爬到窗口上問你在不在家哩！

瓦麗雅 真的嗎？真是個好漢！（恍然大悟）慢着慢着，您說的是誰？誰爬到窗戶上來了？

阿爾卡吉 謝廖日卡！

瓦麗雅 我——我還以為是王子呢！（略頓）阿姨，您瞧我給您拿來的是什麼呀！

安娜 什麼？

瓦麗雅 大仲馬的「十年後」^①，或是叫做「再續俠隱記」，好極了吧？

安娜 （故作冷淡的樣子） 謝謝！

瓦麗雅 阿姨，請您別在客人面前裝模作樣吧，裝得好像您更喜歡托爾斯泰似的。其實誰都知道，您最心愛的還是什麼大仲馬啦，劍啦，斗蓬啦……

安娜 算了，你老是這麼沒完沒了的，瓦爾瓦拉……書在哪兒吶？

瓦麗雅 別忙，我得先請您坐在安樂椅上，再遞給您那副夾鼻眼鏡，那時候……「十年後」，或者叫做「再續俠隱記」。（作了一個自己所想出來的鬥劍姿勢，接着挽起安娜的手臂，把她帶到另外的一間房裏去了。轉眼間，她又獨自歸來。）這就是所謂善於對付小孩子。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件驚人的新聞了。

阿爾卡吉 準是驚人的嗎？

瓦麗雅 那是一定。伊萬·葛利高里維奇調到莫斯科的「小劇院」去了。你猜他答應我們些什麼呢？他答應在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把我和卓姬·彼得羅娃這兩個最有天才

①「十年後」是法國作家大仲馬的作品。大仲馬的三部名著即「俠隱記」（或譯「三劍客」）「續俠隱記」「十年後」。「十年後」是「續俠隱記」的續篇。這三部名著原名是「三劍客」「二十年後」「再過十年後」。

的人，都調到那裏的戲劇學院去。真是好極啦！瓦麗雅把她所有的那些漂亮衣裳都收拾好了，她的高個子的哥哥提着大皮箱送她上開往莫斯科去的列車。等過十年以後，城裏到處都貼着瓦·布爾明娜，或是瓦·阿·布爾明娜巡迴演出的海報。那時候大夥兒就要你一言我一語地搶着問：布爾明娜是個什麼樣的人呀？再仔細一看，噢，原來就是瓦麗雅呀……

阿爾卡吉 瞧你現在高興得就像不用等到半年以後，而是明天就要動身似的。

瓦麗雅 (沉思地) 無論哪一件事，當我很想去幹的時候，我總覺得明天一下子就能夠實現。

(往來徘徊) 任卡！我想在這兒和阿爾卡吉談點事情。

任妮雅 好，我就離開這兒。

阿爾卡吉 任妮亦卡，趁這時候您先找些實驗標本，我立刻就來。

任妮雅走進書房

你究竟有什麼了不得的祕密要告訴我？

瓦麗雅 (擁抱着他) 阿爾卡沙，你知道我是怎麼樣地愛他。噢，我抱得太緊，把你給弄痛了

吧，是不是？

阿爾卡吉 (很吃力地轉了轉脖子) 不，沒什麼，只要我能喘過氣來，我一定告訴他：你是多麼

愛他。

瓦麗雅 不管怎麼樣，我還是想到莫斯科，到劇院去學習，就是他不跟着走，我也得去。可
是，那不是說我不愛他了呢？

阿爾卡吉 不是的。那只不過是說明你已經長大了。瓦麗卡！如果你相信自己的話，就應當

去莫斯科，什麼也別顧慮，什麼都不要留戀！

瓦麗雅 我很想把這些道理向謝廖沙講明白，可是我怕，萬一他不了解，他一定會生氣的。

阿爾卡吉 他會了解的。同時，如果他真愛你的話，儘管你走到天涯地角，那怕離別了五
年，他也會照樣找到你的。

瓦麗雅 你老是誇獎他。假若我們住在東方的話，說不定你早就把我賣給他當媳婦了呢！

阿爾卡吉 當然。就是現在我還覺得奇怪，倒是他爲什麼不把你帶走？他可以僱上一輛馬
車，而你呢，就用牀單包起衣物，從窗口溜到車上去，然後就舉行婚禮。我這個當
哥哥的呢，就得在後邊追。可是這只是裝裝樣兒罷了，並不是真要把你們追上；隨
你們的便，結婚去吧！（走入書房）

叩門聲。沃洛加上。

瓦麗雅 啊，沃洛吉卡！

沃洛加 你好！

瓦麗雅 怎麼？你不是說明天才來嗎？

沃洛加 是的，但是……我想和你談談。

瓦麗雅 談什麼？

沃洛加 關於謝爾蓋的事。我想只有你才能夠對他起些感化作用。鬼才知道他今天在學校裏又闖下什麼禍來了。

瓦麗雅 又闖禍啦？

沃洛加 對啦。這一次還打算把他開除呢。

瓦麗雅 他到底闖下什麼禍了？

沃洛加 他，還不是和從前一樣。當然嘍，在他看起來，這麼幹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

瓦麗雅 嗯，是不是很嚴重呢？

沃洛加 本來，叫他到第九組去實習朗讀文學作品。他給大家讀了一個鐘頭的陀思托耶夫斯基的文章。可是，第二個鐘頭剛開始的時候，他突然說：「我說，夥伴們！陀思托耶夫斯基固然是一位天才作家，但是，我本人並不喜歡他。稍微談一談他的這一些也就夠了。咱們不如去打打排球，直玩到下課。只是對誰也別說！」